

离他家不远的那家修脚店开张三个来月,他已经去修了几次脚,四位修脚师都非常年轻,手艺不相上下,服务态度也都还好,但是比较起来,那位来自甘肃的瘦高个儿,姓封的,记得自报过出生年头,是1990,其余三位都比他小,最小的那位问

出来,是1995的。修脚师一边给修脚,他一边跟修脚师聊闲篇,几个小伙子都称他“老爷子”,相处挺愉快的。

那天他又去修脚,其余三位都已经做上了活儿,小封接待他。小封捧来灌好热水的木桶,先请他泡脚。开头他没大注意,等泡完脚,小封把他左脚放到软凳上的不锈钢脚支子上的时候,他才

发现小封戴着口罩。啊,老板定的新规矩吧,戴着口罩修脚,也好啊。但是往左右一望,其余三位修脚师跟以往一样,都没戴口罩。小封开始给他修脚,鼻子

里有呼噜声,他立刻敏感,

问:“你感冒了吗?”旁边的一个修脚师代小封回答:“可不感冒了!”他不由得再问:“吃药了吗?”另一边的修脚师代答:“吃的头孢。”他

不免有些紧张,对小封说:“吃头孢,那是细菌感染啊,啊呀,我可是老人,我很脆弱的,抵抗力

修脚师的生日

刘心武

不行,你可别招上我!”小封就解释:“我没大事。其实我已经好了。我鼻子以前就老爱呼噜,是慢性鼻炎,不传染人的。”他便不像往常那么放松地享受修脚。

脚,跟小封说:“今天你快点吧。”他右脚大拇指有半块是灰指甲,小封还是很耐心地给他收拾。旁边的顾客跟给修脚的师傅聊天,问结婚了没有,回答是:“我有女朋友了,两个老弟还小呢,就封哥结过婚。”小封就解释:“那不算!只领了证,没办

事啊!”他懂,在许多农村,

认为只有摆了宴席才算结婚。小封就单跟他解释:“我为什么跟她又扯了离婚证呀?她偷偷把我存下的七万块钱拿去给她家,为的是给她哥娶媳妇,她哥有残疾……”说着眼圈红了。神仙也难断家务事,他却生出同情小封之心,安慰他说:“你的真缘分也许埋伏在前边呢。”小封就说:“明天我就二十九岁整了。几个愿意娶寡妇,哪个黄花闺女愿意嫁我这么个穷修脚的呀!”他忙说:“你明天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别灰心!毕竟你还是年轻!”

那天修完脚回到家,他赶紧用盐水漱口,又服用了一片可以增强抵抗力的维生素C泡腾片。过了一夜,身体并无不适,可见并没有从小封那里招上什么。回想起来,理解小封有小病还坚持给人修脚,前几次问过,老板包他们修脚师吃住,给些底薪,修脚师的收入,主要靠计件提成,如果有点头疼脑热就歇工,哪里还挣得到钱?病了一般就扛,小封头两天显然有点扛不住,才花钱看病买药。对于他们修脚师来说,能多挣一点是一点,他头一次去,小封就力劝他办卡,他买了张800元的卡,小封高兴得满脸放光,后来知道,谁劝顾客买了卡,可提成2%,小封为16元的提成竟欣喜成那样!但愿小封这次能很快康复。

第二天傍晚,他去超市买东西,路过那修脚店,发现小封穿着羽绒服,站在店门外,仔细观察,是在抽烟。两人自然互相招呼。小封见到他高兴地说:“哎

写字画画也要讲究得体,疏忽不得。

一位名书法家应一对新婚夫妇请,写了一张条幅。书法家选了宋人叶绍翁的一首七言绝句。这位诗人不太有名,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却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一枝红杏出墙来”。

朋友的千金于归之喜,一位画家应邀出席婚礼酒宴,画家画了一幅画,裱好后作为贺礼带去。打开一看,一丛墨竹,白宣纸,裱头是白绫。

八年前,父亲百岁寿诞。我的朋友画了一幅墨竹条幅为祝。画得很不错,可顶天立地的长竹竿上面没有画全,像是折断的。竹子上面的空白处密密实实写满了歪七歪八的黑字,压得人透不过气。压头款,重重地盖在上面。裱头的绫子也是白色的。白纸黑画,我一次也没有

有挂出来过。幸好父亲寿数够硬,享年一百零五足岁,按一般的说法是一百零六岁了。按更从前的说法,享寿一百零九。前不久,香港饶宗颐教授谢世,有些报道是享寿一百零一,有些是享寿一百零四。

这种计算法,从前谓之“积闰”。意谓百岁老人在一生中遇到过三十六个闰月,合起来是三年,因此比普通人多了三年的寿数。

听说,百岁老人寿终正寝,在旧时代是当作喜事对待的。常会有人画了朱竹颂其生平。当然,贺人婚庆,祝人寿诞,竹子更是要用朱墨绘写的。



呀老爷子,您来得正好!”他有些糊涂:“怎么正好?我是要去那边超市买东西。我昨天不是刚修了脚吗?”不免又说:“你抽烟呀?这可不是好习惯!”小封把抽剩的烟蒂扔了,说:“其实我只是偶尔抽一根。现在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让抽。我也想戒,可有时候实在心里头憋闷,抽一口好像能舒服点似的。”他朝店里望见那三个修脚师都里坐着低头,一手握手机,一手划屏。小封叹口气说:“总是这么怪,昨天活儿忙

字画送人有讲究

陈茗屋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说「耳顺」



“耳顺”,就是说,耳的功能已经通顺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理。故能听他人之言,即知他人之意。古人说:“心与耳相从,故曰耳顺。”

“耳顺”,还指顺耳之言听得进,逆耳之言也听得进。好话、坏话都听得进,能辨明其是非曲直。胡适说:耳顺是能容忍“逆耳”之言,听“逆言”不觉得“逆耳”。人到了六十岁,遇到过许多坎坷曲折,能做到遇到麻烦不激动,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使自己的情绪顺应环境,不暴躁、不气馁、不悲伤、不退缩,宠辱不惊。

“耳顺”,看透了人生,看透了生命,看透了名利。“耳顺”,要有足够的自信和从容,走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二,犹如戏剧高潮已过,还有什么不能坦然自得?“耳顺”,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自我修养。“耳顺”,是一种待人之道,是一种生活方式。“耳顺”,不是倚老卖老,更不是为老不尊。

不过,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了,医学飞速发展,人的寿命大大延长。60岁,不能说是严格意义的老人。当下在上海,60乃是小弟弟,活到70多来兮,年过80不稀奇,活到90数不清。上海的百岁老人已超过2000名。

时代进步了,我们对“耳顺”的含义,还要作点新的探讨。

“耳顺”,60岁,退休了。退休并不意味着消极无为。

“耳顺”,不能只是强调享受生活。有意义的事,再晚去做,为时都不迟。

“耳顺”,身体还不错,离80岁,还有20年,还要规划自己的余年,发挥自己所长,做些于人于己于社会有益的事。上海师大原校长杨德广80岁还带研究生,四处授课,卖掉房子做慈善事业;吴孟超96岁还上台做手术,都是老有所为的楷模。

“六十而耳顺”,不是奉行“中庸”之道,不做老好人,更不要装老糊涂,不分是非曲直。



走近考古人 (版画) 李培华

茭白又称茭瓜。“芒种”时节,黄梅雨下,滴滴答答,茭白吸足了水,热烈膨胀。膨胀的茭白有如玉瓜,剥开,洁白光滑,凝脂一般。

茭白古称“菰”,作蔬,可口,古人曾用“甜滑”一词赞誉其口感。为了这一口,有人官都不想当了。《晋书·张翰传》载:“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张翰是吴江人,吴江乃笔者家乡,别号鲈乡,出产“太湖三白”,水灵灵的时蔬“水八仙”中,茭白风姿绰约。

鲜嫩的茭白,原味为“酱蒸”。黄豆瓣酱,当年农家自酿;茭白往饭镬上一搁,饭菜一锅熟。还有一法,茭白滚刀切,直接放在稀酱碗中蒸,情形如豆腐干炖酱,滋味似乎更上一层。不管怎样,“酱蒸”的茭白必须鲜嫩。吃起来甜津津,嫩生生,滑溜溜,还有一股纯正的鲜爽味。那时农家灶房都置一口大水缸,每天清晨,水缸中贮满清水,带水打回的茭白,一时吃不完,手巧的农妇就把最娇嫩的几茎剥白了,投放水缸中暂存,此谓“养”。

茭白为多年生挺水型植物,叶片似蒲苇,叶鞘翠碧坚抱。早茭暮春即登场,晚茭至

“白露”中秋还姗姗来迟。刚上市的茭白,简洁烹饪法,一油焖,一炒。油焖茭白是改“酱蒸”为油爆酱油焖,加入适量糖,旨在“鲜甜”,别有“腴滑”体验,滋味圆转。炒则花样多,最常见的是茭白炒肉丝,惹眼的是杂以红椒、青椒作“炒三丝”。九月青毛豆鲜而糯,“白露”微寒,晚茭也特别鲜而糯,一碟茭白炒毛豆子,中秋夜小酌赏月,别有情致。茭白

烧肉,一如茨菰烧肉,肥美甘鲜,绝佳。

记得当年忙后春耕,母亲总要移栽几丛茭根到自留地的水沟中。秋后食有余的茭白晒干,形似笋干,仿佛同样可“荤素配”来个茭白干烧肉,然索然寡味,与笋干烧肉不可同日而语。

菰米现在叫“野米”,难得。明代《本草纲目》有如下“集解”。一引他人言:“菰生水中,叶如蒲苇。其苗有茎梗者,谓之菰蒋草。至秋结实,乃雕胡米也。古人以为美饌。今饥岁,人犹采以当粮。”李时珍云:“雕胡,九月抽

茎,开花如苇。结实长寸许,霜后采之,大如茅针,皮黑褐色。其米甚白而滑腻,作饭香脆。”

如果说茭白之可口在滋味“甜滑”,那么菰米之诱人在做飯营养而“香滑”。“秋菰成黑米,精凿传白餐。”菰米在先秦,身价不俗,“凡王之馈,食用六谷”。唐宋时,尚被视作美味珍馐,时现大诗人诗作中,如李白“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杜甫“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笔者注,锦带羹即张翰所言“莼羹”)。之后,泽国南方人口激增,产量不高且不易收获的菰米淘汰出局,只赚得南宋诗人陆游一声感叹:“雕胡幸可炊,亦有社酒浑。”

中华饮食史上,黄豆化为豆腐是了不起的创举,而菰米变身为茭白,也是舌尖上的涅槃。两千年前“菰”遍植的湖州曾名“菰城”,今天与时俱进的河姆渡遗址所在地被命名为“中国茭白之乡”。文化的延续,投影在一株水生植物上,竟亦如此奇妙。

茭菜多野生,板结的荒地上,如独行侠,身上长刺,顶上垂纓,蓬头垢面,热火朝天。

责任编辑:贺小钢

小车的书单

简平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

远在海